

安徽短篇小说选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277 8

91258

供閱



安徽小小说选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合肥

前 言

“小小說”是在大跃进的时代里诞生的。它一出世，就以清新、鲜明的风格得到了讀者的喜愛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，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，植根于文坛。正如茅盾同志說的，“小小說”是“一鳴惊人的”。

“小小說”的形式短小精悍，生动活泼，反映生活迅速及时，因而富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。

“小小說”的作者，絕大多数是战斗在生产战线上的业余写作者，他們朝夕与我們时代的英雄人物相处，时时为英雄業績所鼓舞，他們热情高昂，創作力旺盛，写的多，写的快，也写出許多耐人寻味、膾炙人口的佳作。

为了使讀者能集中地閱讀我省的“小小說”，为了便于文艺工作者研究我省的“小小說”的創作情况，我們特从全省各报刊发表的“小小說”中选編八十多篇，輯成这本集子出版。各报刊上发表的好的“小小說”非常多，不可能全部收在这本冊子里，因此一定有遺漏和不妥当的地方，請作者、讀者同志們給以指正。

目 次

速度.....	季 全 心 (1)
對 喬師傅的幸福.....	徐大保 (3)
開 拆廟.....	朱治民 (5)
說 相親.....	王有任 (7)
來晚了.....	陳應麟 (9)
選 老青年三上岳西.....	尹江震 (10)
茶.....	丁 藝 繁 (15)
以 雙撒謊.....	蔚 怡 (16)
寫 借炭.....	潘冠丞 (19)
寫 辦大事.....	饒 倅 (23)
更 沼氣缸.....	吳多珍 (22)
以 深夜送軸.....	徐大保 (25)
集 第三次揭曉.....	王庆丰 (28)
全 最新的消息.....	程 驥 (30)
請 比武前後.....	黃德華 (33)
弄迷到哪里去了.....	何金宗 (35)
借鑽.....	侍繼余 (38)
“龙王爺”打夯.....	蘇 涛 (46)
開風風灘.....	張洪硯 (42)
水.....	鄭宏礼 (45)

井.....	时朝军 (47)
挖“龙眼”.....	李本云 (49)
市委書記受騙了.....	季全心 (52)
过路人.....	幼 吾 (53)
新厂長.....	雷鳴 少华 (55)
不眠之夜.....	潘慈善 (58)
无名英雄.....	金 秋 (60)
演員到了車間.....	洪 琦 (62)
是个好小伙子.....	江 臣 (65)
假日.....	董应勋 (66)
妻子.....	王兴国 (68)
第一天.....	温耀渊 (72)
加 班.....	高少如 (75)
学話.....	汶 輯 (78)
我的師傅.....	胡晓媛 (81)
师徒間.....	周兴发 (84)
一張保証書.....	晓 洪 (86)
冬青樹下的变迁.....	晓 鷹 (88)
战果.....	晓 鷹 (90)
失約.....	严 陣 (93)
丰收的插曲.....	严 陣 (96)
巧遇.....	严 陣 (98)
月夜進行曲.....	潘永德 (100)
接儿媳.....	王应础 (103)

未進門的媳婦.....	葛 迅(106)
新房里的歌声.....	陈正华(108)
結婚前夕.....	張友法(110)
楊槐花.....	工 梁(112)
小倆口的大字報.....	吳孝桐(113)
偷犁.....	李 文(116)
午收之夜.....	后 田(118)
讓新房.....	龐文奎(120)
送茶.....	秋 月(122)
士兵的種子.....	苗 子(124)
春喜.....	同 心(129)
女鉗工小馬.....	焦祥光(133)
書包的秘密.....	陶鑄錕(136)
弟弟的秘密.....	姚維榮(139)
認輸.....	楊拙成(142)
李曲子.....	夏 早(145)
閒專家.....	潘永德(147)
福壽長春.....	子 非(150)
英雄滿家門.....	萌 芽(153)
托兒所的變革.....	徐大保(154)
老倆口.....	鍛 煉(157)
獻菩薩.....	潘永德(159)
李大娘扒廟.....	王學才(161)
假被窩.....	葛化義(163)

- 深山馬鈴响·····冠 杰(165)
- 母女倆·····刘先敏(167)
- 我的爺爺·····谷 丰(169)
- 歌·····金 波(171)
- 爺爺的故事·····然 光(173)
- 小柱奶奶·····杜春花(175)
- 他倆·····吳永明 張日熾(177)
-
- 鄉村教師·····翟 影(179)
- 萌芽·····靳 (182)
- 抗議書·····沈杏橋(184)

速 度

季 全 心

太阳落进深山里了。

矿山汽车修配厂的老钳工孙述芳累了一头大汗，方把一辆卡车的机油泵修理好。他看了看手表，还有半个小时，他老伴乘的那次火车就要来了。他有点慌，脸也没有洗，工作服也没有换，跑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，搭上一辆满载矿石的卡车就跑了。

汽车飞跑在通向马钢高炉的公路上，车的头灯把公路照得通亮。老钳工坐在驾驶室里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，一边转过头来，又一次地对青年司机说：

“别忘了到火车站停一下。”

“赶车去南京吗？”

“不，到车站接我老婆。”老钳工看了看表，还有十五分钟火车就到啦，心想：老伴是农村妇女，没有出过几回门，万一去迟了接不到，她知道下了车往哪走呀！想到这里，他催着青年司机道：“加快速度好不好？”

“接老婆这样心急呀！”青年司机笑了笑，又加了一道油，卡车飞了起来。

卡车不费劲地爬上了一段陡坡路，下坡时跑的更快了，

老鉗工心情才平和下来，他估計提前五分鐘准能到火車站。突然，卡車減速了，向前一看：呵，一輛卡車停在前面。青年司機在用力不斷地按着喇叭，那輛卡車沒有吭聲；青年司機把車停下，探出頭來氣憤地喊道：

“喂！啞吧啦？停在路上不影響人家跑車的速度嗎？”

在大放鋼鐵“衛星”的日子里，在馬鋼工地，“速度”這兩個字，有着特殊的意義。

“对不起，”前边传来一个人焦急的声音：“我的車子出故障了，你从旁边开过去吧。”

“干啥事的，車子都保管不好！”青年司機沮一咧，車开过去了。老鉗工心里跳个不停，他瞥了青年司機一眼，想說：“你太驕傲了，太自私了！”但話到咀边又嚥下去了。他皺着眉头在替那一个司機担忧：现在出故障該是多么倒霉呀，需要多长的時間修理呀，一个人行不行呢？……那会影响运输任务的，那会影响出铁的。……他越想越着急，坚决地对青年司機說：

“停一下，小伙子！”

“早咧，这不是火車站。”青年司機說。

“我不去火車站啦，快停下来！”老鉗工跳下了車对青年司機說：“謝謝你，小伙子，你走吧，我去帮助那个司機修理一下。”說着回头就跑。青年司機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怔了半天。

一輛輛卡車来来去去地飞跑着，从老鉗工身边一閃而过；他拚命地奔跑着，一口气跑到了那輛滿載矿石的卡車跟前，喘吁吁地对那个矮个子司機說：

“同志，我来帮助你！”

“好，謝謝你，老師傅。”矮个子司機感激地說，接着就一五一十地向老鉗工述說一遍車子出故障的經過。老鉗工卷起了袖子，同司機一起有条理地檢查起來，檢查了許久，他們沒找到毛病在哪里。司機兩眼急得冒火星！老鉗工擦了把臉上的汗水說：“別急，毛病會找到的。”此時，一聲長長的火車的叫聲傳來，老鉗工心想：一定是老伴來的那次火車進站了。但他沒多想，一埋頭又鉗到汽車下面去了。

選自“江淮文學”

喬師傅的幸福

徐大保

那天，雨從早上一直下到下午。兩点多鐘，雨停了，出了太陽。就在這時，高爐工地施工組長喬師傅，從剛落成的七號高爐工地，到剛開工的八號高爐工地來。他拿着雨傘，穿着一套濕工作服，和一雙沾滿污泥的膠靴。

從他來到八號高爐工地，計算一下到今天已八天了。天總是晴朗朗地，白天出着大太陽，晚上出着大月亮還帶小星星。可是喬師傅卻穿了七天八夜膠靴；膠靴上碰了好幾個口子，他却一點都不知道。今天早晨，主任帶一位方師傅來接他的班。徐師傅眼睛又紅又腫，臉也消瘦了許多，還是那么

精神抖抖的；交了班还不走，老跟着新来的组长乱转，说东说西的。直到下午新组长什么都熟了，他才欢喜地说：“方师傅，晚上我来接班。”扛着伞就走。

他离开了工地，没有向家跑，而是飞快地跑向妇幼保健院。跑到保健院，他问了一下传达室，又问了一下护士，才东张西望，走进六号病房。病房里一位三十多岁的产妇，抱着小宝宝靠在床上，一看见是他进来了，连忙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来啦，高炉完工了吗？”

这个打了半辈子光棍的老乔，根本就没有听见她说话，急忙地抱起小宝宝，连吻了好几个香。然后看着她：“你能吃吗？乳够吗？”

“样样都很好，就是想你，你看你眼睛多么红，就在这靠椅上睡一会吧。”她说着，指着床边一个铺了毯子的靠椅。

“这些是谁替你买的？”他坐在靠椅上，看见小柜子上大包小包的东西。

“是街道上她们送的；那天晚上我进医院，也是她们送来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是小余讲的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会告诉主任的，主任要是知道这件事，我想他一定会叫你回来看看。”

“那当然了。”

她问着，他答着答着睡着了，只见他脸上露着幸福地笑容；她看着心里真是比吃糖还甜。

选自“江淮文学”

拆 庙

朱 洽 民

胡主任由社里出来已半夜了，刚出王村，就见前面一簇烟火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。深更半夜了，这是誰？走近一看，还是荣高老汉，他正在等他呢！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

全民办钢铁的热潮掀起来后，大社里马上要炼铁，眼下是万事齐备，就缺砌炉用的砖。为了这事，社里半夜开了大会，发动社员一齐想办法。散会回来，荣高老汉肚里就盘算着：“炼铁，这可是个新事儿！不过这几年来来的经验，政府要么不提，讲了的事就准能办到。眼下还是弄砖要紧，巧媳妇难做无米炊呀！”

转过王村的路旁，有座小土地庙，黑洞洞地出现在眼前。过去老汉每逢路过这里，心里总是又敬、又畏、又疑，几十年来，这是他心上一块圣地，是污瀆不得的；只有当合作社一次次打败了水龙王、旱老虎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力量，慢慢的这种又敬又畏又疑的心情才变了。可今天小土地庙里象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，他停在小庙前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：土地爷爷早不象往先那样，门庭若市香火缭绕了；不过小庙还是完完整整的。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子：“要是把这

一个小土地庙拆了，不是能騰出二万块砖？对，等胡主任来了告诉他。讲起这土地庙，又勾起老汉一大串旧事。从前，咱这带地方是請鬼都不上門的穷场子，田低地矮不是涝就是旱，十年九不收。田里收不到，租子老要照交。当时大伙认为是天災，只有靠天保佑，于是兴資建立这座土地庙，那时他才十来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老汉年年在土地爷爷前叩头烧香，供的香火扫扫都能装几大籬，苦累了一輩子还没能挣到一分薄地，哪年也没捞到頓飽年飯吃。

解放了，想了一輩子的田是共产党分給他的；不久又修起圩筑起坝，十年九不收的地方，从此一年盛一年，吃呀穿的再不愁了。

老汉正想得入神，胡主任就来了。

“胡主任，你說咱还把这土地爷爷供着干啥，拆了給咱們砌煉鉄炉不挺好嗎？”这一下把胡主任点通啦：“噢，这是个好点子。社員同意不？”“咋不同意，連我这老头子都同意，还有誰。”第三天，神屋前的空场上，一排子小高炉吐着鮮紅的火苗，鉄水閃着耀眼的白光奔流出来，歇了工的社員，象赶会上集样，由四面八方朝这里涌来。

选自“江沿文学”

相 亲

王 有 任

陶大娘笑眯着眼，不时的探头朝房里望望，儿子正和他表妹谈得起劲呢：

“謝天謝地，这回总算差不多了。”陶大娘长舒一口气，露出滿意的微笑。

可不是，为了儿子这件事，真把我这老婆子急伤了心，儿子的才貌、劳动、工作那样也不坏，还当上了个乡的什么指导员，可是，蹦来蹦去，蹦到现在，还是条光棍汉。

儿子也真“搅精”，討媳妇就象公鸡下蛋。不是“这个条件不对、那个条件不对”，就是“工作忙”、“沒功夫谈”，釘得他紧了，他就索性摔开手：“媽，现在哪有时间谈娶媳妇的事！”你看，我越是巴望早些抱孙子，他就越是跟你憋劲！

这回总不怕你不同意吧！这个姑娘，文有文才，貌有貌相，这回再要出点子，我就扭他到“上级”面前去，問他到底还要不要人？就冲着老娘这一双脚，左一趟，右一趟，姨娘家門槛跑低一大截，脚板跑起寸把寸茧，也不該再說二話。再說这一次是他亲口叫我去喊他表妹的，男子汉一言既出，駟馬难追，能不算話！

剛大娘正為兒子這一次的“差不多”感到高興，等着房
里兩人談話出來傳佳音。忽然，門口一黑，一下走進幾個
人。這幾個人全是做活的打扮，遍身泥點子，他們走進來就
粗聲的問：“指導員在家里嗎？”大娘一瞧，可着了急，人
家兩口子正談得入鼓，這一打岔，事情不弄壞了？便趕忙張手
攔住道：“嚶！求求你們，行點好吧，人家有正經事呀！”
大伙道：“我們也是為正經事來的呀，這問題再不解決，我
們窩子要吵死人了。”大娘道：“我曉得；你們又是為鋼鐵
廠，要不，也不來找，不過……”大娘話沒落音，兒子一步
從房里跨出來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你們來啦，好了，問題解決
了。”大伙高興得跳起來：“这下好了，我們的賬目有人管
了。”大娘也樂得咧開咀：“好了好了。”忽然大娘又拉住
兒子，輕聲的問道：“你和她說的是哪個日子呀？”“什麼
日子？”兒子一時怔住了，大伙也納悶的圍着大娘。大娘生
了氣，眼朝兒子一翻：“日子嘛，什麼日子？”哦！兒子這才想起
了媽媽這几天奔走的目的，他笑着解釋道：“媽，我要你找
袁妹來，是要動員她當我們鋼鐵廠的會計，可不是為那件事
呀！”“什麼？”大娘偏起耳朵，她以為自己聽錯了，“難
道那話兒你沒說？”兒子搖搖頭：“小高爐的任務落后了，愁
煞人了，哪還有工夫想這個！”說着也不答話，就領一班人
跑了。大娘氣得怔了半天，沒說出一句話。

选自“蘇州報”

来 晚 了

陈 应 麟

連日在小高炉旁边忙着，也沒回家。我爱人这些日子也很忙，她在工厂里工作，我們結婚还不久。

今晚乘空回家去看看，还有点要紧的事和她商量。因为馬上市里运输突击周就要开始了，中午，厂里开了紧急会议，动员抽出一切能够运输的力量来运矿石，全市还要組織一个自行車运输团，馬上就要把車子拿出来，厂里的車子全拿出来了，但是还不够。我想起我爱人有一輛自行車，那是刚結婚后我陪她去买的，她每天騎着它上下班，下班以后，不管如何累，都要把車子摸弄一陣，从上到下擦的雪亮。今天叫她拿出来，她会同意嗎？不，她会拿的，她是个好强的性子，平时各方面都是挺积极的。不过，这实在是她心爱的东西，她不是常说，有了这車子方便得多了嗎？

我走着，反复地想着，不觉已經到家了。一踏进屋門，小玉便热情地迎了上来，又打水，又倒茶，問长問短。我一面回答，一面东张西望。“咦，那輛車子怎么不见了！难道她……？”小玉看我那神情，便笑着問：“你找什么呀！”我猛楞了一下，便决心說道：“小玉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情。”“說吧！說吧！那么客气干嘛？”小玉急急地問。“市里組

織自行車運輸團，我想……你那輛自行車……”還沒等我說完，小玉便哈哈大笑起來。“我只當什麼事，原來是為了這，我說同志，你的動員工作做晚了。”“什麼？”“今天下午我就把那輛車子推去登記上了。同志，不要小看人嘛，這點小事，還用你巴巴地來動員！”說着，她又哈哈地笑了起來。

选自“安徽日报”

老青年三上岳西

尹江震

老汉罗大发有个怪脾气：虽然他今年六十七岁，可从来不許人家喊他老头子。他干起活来也确实不象个老年人，一般的二五小伙子差不多挺不过他。抗旱时車脚車，全庄的大部分小伙子都被他吊了“虾蟆”；

中飯后，大发老汉抱着孙子問：“冬冬！爷爷的胡子白了沒有？还能活多少年？”“这一根白了！这一根也白了……”冬冬嘴里数着，小手儿一根根地扯着白胡須，扯得爷爷“喇！喇！”地叫。“爷爷，你要活三年！”“哼！”“八年！”冬冬看看爷爷的眼色还不太滿意，于是便挑选一个自己認为是最大的数目：“活和天样那么多年！”爷爷喜欢得紧抱着冬冬，不住地在他小紅脸上亲着……这时，一个